

旧文新读

钱穆先生乃现代国学大师，昌明国粹，融化新知乃毕生之理想，可谓“一生为国故招魂”。其文其言不骋空论，有据有识，简要精到，深入浅出。德与性，古今争论之焦点，亦属中西文化之殊异所在。中西文明并行演化三千年，各有千秋，非谓孰优孰劣。自中西海通以来，西人日侵，中土日衰，国人乃放眼泰西而求索，鄙中学而崇西学，乃有“五四”之革命，“文革”之事发，中学今日无复往日之辉煌。何谓德，何谓性，中学义理何在，中西学之亲疏何在。邦之臧，众之望。勿忘在莒，光武中兴。此文乃钱老晚年眼盲所作，放之当下仍具现实意义，请读者先进自参。

德与性

○ 钱穆



中国人生余谓乃音乐人生，亦可谓是超空人生，即抽象人生而非具体人生。具体人生重躯体，重物质。抽象人生则重心灵，重情感。中国人连言礼乐，礼具体落实，乐抽象超空。其实礼乐兼言，礼亦超空。如宾主之礼，必超宾主以上。夫妇父子之礼，亦超夫妇父子以上。凡属人生，必超个体人生以上。群性之具体实际，即失人生之真。

何谓超空？积四五千年，广土众民之统一大国，国之外尚有天下，此一民族生命，则不得不谓之超空。然超空必有落实处，故曰：“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，尊德性而道问学”。精微中有广大，广大中亦有精微。中庸之上有高明，高明之下有中庸。德性中有学问，学问中亦当不忘有德性。故唯精微必求广大，中庸必求高明，而凡所学问决不能忘其德性。亦当知德性必待学问，高明必求中庸，而广大亦必有其精微，乃始得之。

中国人最好言德性。但言德即性，非云性即德。水性动，盈天地，亿兆年，到处可见水，而动之一字尽之。石性静，盈天地，亿兆年，到处可遇石，而静之一字尽之。但动静之中，仍各有德。中国人不重言人事，而重言人性。然水可淹死人，石可压死人，故中国人言性则必言德。亦可谓德即性之精微处，亦即性之高明处，而有待于人之学问以成。易言“成性存存，道义之门”。成性即德，失德则性亦不存。

核武器之建造，亦赖学问。但未成其德，亦不足谓性。西方科学不尊德，亦可谓之不尽性，即不自然。西方宗教信人死灵魂上天堂，虽亦人所欲，但赖上帝之力，既非人性，亦非德。凯撒事凯撒管，亦非性所欲，即非率性之道，亦无德可称。

中国人言性必言德。孟子主性善，而曰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，乃

孔子言，富贵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求富贵当向外，所好则向内求。向外求无常而必变，向内求则有常可守。

重德言，但非忘性。故一切学问皆重德。发财做官，求富求贵，或可不重德，亦非性，故中国人以为戒。孔子言，富贵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求富贵当向外，所好则向内求。向外求无常而必变，向内求则有常可守。德有常，据德乃有道。孔子言“天生德于予”。德言天生，亦由性来，而与性有不同。性人人相似，德必志于学，磨练修养以成。少数杰出者乃有大德。孔子又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忠信德之基，亦即性。孔子好学，超于全天下亿兆世之全人类，故谓至圣先师。学而非性无德，亦不得谓之学。

子夏曰：“富贵在天，死生有命。”在天指其在外不在己，有命指其有常不可变。谓人人尽得在天之富贵，可逃有命之死生，此则愚而惑矣。故孔子言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曾子言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。”死则一切归休。但必慎其终，又当追于远。视死者长如生，于变中得求常，此可谓性之德。人具好生之性，则可成其慎终追远之德矣。是为中国儒家教民育德一大节目。

方西人亦非不知好生恶死慎终追远，然求之于外于物于事，而不知求之于内于心于德。如埃及之金字塔木乃伊，唯少数富贵人所能，多数无可模仿。宗教家之信仰灵魂天堂，虽亦在终处远处，然各为私人一己打算。其慎其追，各在其人一己身上，非对他人之忠信。故可谓西方人纵知性，不知德。此又中西文化一大异。

中国人对天地，亦言其德，不言其性。如曰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天地生万物乃自然，可谓乃天地之性，然而必谓之德，此即犹人性忠信之



钱穆《晚学盲言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）

德。若必谓之迷信，则不失为违性非德之言矣。

深言之，性有限，可变。德无限，可常。衣食住行乃性，其对象皆在外在物，故其事有限而可变。孝弟忠信之德亦属性，其对象在内在心，故其事乃无限而可常。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”，孝德无限可常。西方人好言男女恋爱只是性，中国人更好言夫妇和合则成德。但主性，则恋爱自由，离婚亦自由。唯重德，则百年偕老，乃为夫妇一伦之常道。天地生万物，广大无限，悠久不变，故乃言德不言性。

中国人言万物，亦好言其德，如阴阳家言五行之德。西方自然科学研讨物性，但不知欣赏其德。五谷养人即其德，商品则唯求赢利，非可谓有德。农商社会观念不同，此亦其一大异。故西方学问家，绝不言及德字。其知识对象，求专求有限，又必言变，而不言常不言通，一若常即无进步，通即非专门。不知其内在之德，则可通可常而亦有进。此为西方求知态度一缺憾。今日国人一尊西化，求常则曰守旧，好德则曰迂腐，我民族五千年文化旧传统乃无可言。今苟谓性属自然，德乃人文，则亦可谓全世界人类文化唯中国为首创。

德贵同。孟子曰“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”，

果从西方观念言，则仅有个人，无家无国无天下。家则夫妇可合可离。国则政府权力必归之多数。天下则商战兵争。中国人言君即群所归往，故必言君德，而不言君权。中国人言天下，则曰大同太平，非如近代西方人之言国际。此正中国文化理想所寄，而为西方文化理想之所缺。

即指德言。少数杰出人之德而下同于普通广大之群众，乃有所谓德化，亦即所谓人文化成。故中国人言文化，亦言德化，又言教化。中庸曰：“大德敦化，小德川流。”川流亦贵在通，涓滴必归于大海。大德则贵在化。安重敦厚不动如山，而化及于天下万世，此为敦化。西方人贵言流动，其中乃无通义。西方人言文化，其中亦无德意。电灯自来水，流行遍及全世界，然各是一物，何尝有德与心之相通。普遍流行，乃商业意义，又何有所谓德化。故西方文化流行，乃物与物之流行，必分裂而相争。

西方学者，大科学家，大哲学家，大文学家，可谓其有大业，但不得谓其有大仁大德。西方一切事，以中国人观念言，皆可谓之为缺德。发明核武器，此非火缺德而何。于西方学术界求一德字，则诚难之又难矣。西方人言真善美，亦皆指外不指内。即言善，亦指对外及物，非指内心所存。若存于内不及外，则一无意义价值可言。然则自中国人言，无之内而行之外，又何德何道之有。

果从西方观念言，则仅有个人，无家无国无天下。家则夫妇可合可离。国则政府权力必归之多数。天下则商战兵争。中国人言君即群所归往，故必言君德，而不言君权。中国人言天下，则曰大同太平，非如近代西方人之言国际。此正中国文化理想所寄，而为西方文化理想之所缺。中国人又贵少数，学术人物，大智大德，上通天人之际，下明古今之变者，又得几人。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绵延，不断扩大，则胥赖此少数。

少数多数即德性之别。性则多数所同，德乃少数之异。唯德仍性中所有，少数亦必出于多数之中。隔离多数，即不成少数。故政府必有首长，军队必有统帅，宗教必有主教与牧师，学校必有教授，工厂必有管理员与工程师，古今中外一切社会莫不如是。不得谓政府重少数即专制。经济重少数则成资本主义，重多数则为共产主义。中国则贵执两用中，贫而乐富而好礼。西方哲学言唯心唯物，心物内外亦非可严格分别。无物即不见心，无心即不见物。而中国人言心，则有人心道心之别。分言之，则必知有合。合言之，又必知有分。乃见中道。今日国人非不当知有西化，但只知开新，不知守旧。只重现代化，而不知有传统。只重视专门，而不知有通识。只重视功利，而不知有道义。则终不免偏执一端，而无中可用矣。但我国家自古即称中国，今又何辞以变之。岂得谓民国即开新进步，中国即守旧退步。

朱子中庸章句序，阳明答顾东桥书之所谓拔本塞源论，实已先余此篇而深发其义，读者其细参之。

（选自钱穆《晚学盲言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。学生记者 宋陈宇 编辑）